

第一章

「咦？好久不見了。」顧小夕有些驚訝會在情人魏笑語開設的酒吧「夜語」見到魏七，之前魏七很肯定地告訴他，要回到魏笑謙身邊做輔助工作。

至於是什麼樣的輔助工作，他制止自己再想下去。

魏七有些好笑的回應，「也才一個月而已。」

顧小夕坐到吧檯的高腳椅上，看著魏七熟悉的調酒師打扮，忍不住問：「不是跟笑語的大哥去工作了嗎？」

瞧著他一副緊張兮兮的樣子，魏七露出一個安撫的笑容，「因為笑謙少爺去了中東，魏大這幾天又有事要忙，所以讓我過來代幾天班。」

聽到對方的回答，顧小夕明顯露出如釋重負的表情，立刻用愉快的語氣說：「是嗎，很高興你能過來，說實話，我挺想你的，你不在我還真有些不習慣。」

對於魏笑謙，他總是一副很忌諱的樣子，甚至連名字都避免提起，只用「笑語的大哥」來指稱。魏七自然已經習以為常，並表示理解。

「說起來，魏七，你是從小就跟著笑語的大哥嗎？」顧小夕努力表現出一副基於關心而非八卦的表情詢問。

「嗯……並不是喔。」魏七偏偏頭，替他調了杯加牛奶的 **Baileys**。

「謝謝。」顧小夕很樂意地接受了，同時等著他的下文。

「我是八歲時見到笑謙少爺，」魏七言簡意賅，「十歲開始跟隨笑謙少爺。」

「就這樣？」

「對啊。」魏七肯定地道，在顧小夕再次提出問題前，轉向走過來遞單的服務生。

「要什麼？」

「九號桌，一杯綠色蚱蜢。」那個服務生笑著打招呼，「魏七先生，好久不見。」這笑容無可挑剔，好像他並不是在酒吧，而是在國賓宴上接受採訪，對著攝影機展現出來的完美一面。

「……邵廷之？」魏七詫異地看著他，第一個想法是劇組借了這裡拍電影嗎？

「噢，他現在在這裡工作。」顧小夕解釋，口氣聽起來有些鬱悶，看來他對於這位電影明星依然感冒。

不過誰讓邵廷之曾害江萊為他吃那麼多苦。

「在這裡工作？」魏七懷疑地眯起眼，「笑語少爺付他多少薪資？」

「和普通服務生一樣啊，」顧小夕嘆了口氣，「不過他現在還在試用期，薪水應該會減少一半吧。」

「是嗎？」魏七熟練地將綠色薄荷酒倒入 **Shake** 壺，在加入白色可可酒後再加入三分之一盎司的鮮奶油，他幾乎不用量杯就能抓準分量，最後又加入冰塊。

「這裡可是只用全職的。」雖然開始有點驚訝，不過他很快就想通，邵廷之來這裡，可不是為了體驗生活——當然，更不可能是為了拍電影，畢竟價錢再高，笑語少爺也不會出借場地。

「我已經不是演員了。」邵廷之淡淡地回答。

魏七搖著 **Shake** 壺的手頓了一下，隨即沉默著將調酒倒入九盎司杯，再拿起旁邊

新鮮的薄荷葉做裝飾，推到他面前。「希望你得償所願。」

「多謝。」邵廷之將那杯綠色蚱蜢放到托盤上，杯中散發著薄荷清爽的香氣和可可酒的芬芳，相信剛才點這款調酒的女客人會喜歡的。

「說起來，你還是這家酒吧最好的調酒師。」顧小夕有些感慨。自從魏七離開後，店裡至少少了三成的客人，雖說夜語的經營靠的不是這部分的收入，但總是讓人有些憂鬱，沒有人會嫌錢多的。「說真的，你適合這個工作，你要是能夠回來就好了。」

「唔，你說的很有道理。」魏七點點頭後問他，「你準備挖角嗎？」

就像受到驚嚇的小兔子，顧小夕肩膀微微顫動一下，立刻表示，「在這裡工作太委屈你了，雖然你的調酒技術很好，但這可不是一份有前途的職業。」

魏七被他的反應逗笑了。不知道為什麼，欺負小夕讓人感覺很有趣——啊，也許笑謙少爺也是這樣想的。

想到這裡，魏七看了眼擔驚受怕的少年。顯然，笑謙少爺對小夕很有好感，但這樣的心情恐怕沒有傳遞給對方。

過去，笑謙少爺也曾將笑語少爺養的貓雪莉從樓上扔下去，而那其實是種表示友好的方式。

幸虧雪莉沒有因為那次的事而死掉，不過也受了重傷就是了。

「魏七。」

魏七覺得這聲音熟悉，但卻一下子想不起來。

抬頭一看，才發現是許久不見的魏五。

「好久不見。」魏七笑了笑，看到對方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他轉頭對顧小夕說：

「能幫我去找江萊代班嗎？」

「噢，好的。」顧小夕乖乖點點頭，轉身離開吧檯。他不笨，知道那是魏七支開自己的一種委婉說法。至於江萊，今天好像沒有他的班，還是別去打擾他了——更何況邵廷之也在。

看到顧小夕離開，魏七才開口問：「小姐還好嗎？」

「嗯……」在高腳椅坐下，魏五心不在焉地回答，「剛從美國的頒獎典禮上回來，這會兒正亢奮得睡不著呢。」

「和以前一樣嗎？」魏七柔聲問。

「嗯。」魏五點點頭。

魏七拿出彌爾頓達芙威士忌，緩緩注入酒杯。「你很少來這裡找我。」

魏五接過手，酒杯裡散發出香甜的蜂蜜味道，他輕輕晃動酒杯，讓香氣散發出來。彌爾頓達芙威士忌產自蘇格蘭斯佩賽德一座修道院的領地。院長每天都祈禱流經該地的水能受到神的祝福，因此那地方的水被稱為生命之水。彌爾頓達芙的威士忌的口味清爽，適合女性 and 不太會喝酒的人。魏五就屬於不太會喝酒的人。

「是和魏大有關的事嗎？」魏七皺了皺眉。一旦扯上魏大，絕對不是什麼好事——這和魏大的性格為人無關，只因她的權力。

雖然魏五不常來夜語找他，他們的感情其實挺好的，在一起被魏家收養之前，他

們待在同一家育幼院。雖然當時的事已經不復記憶，但那種彷彿牽絆的感覺，讓兩人之後在魏家相互扶持。

魏家收養許多小孩，老爺子覺得與其高價聘請外面的保鏢，不如自行培養從小訓練，這樣的孩子會更容易掌控，能學到的東西也更多。更重要的是，這些孩子一旦不聽話，他有權處置他們。

他和魏五，連同魏大都是。

能排上魏家的數字，是這些孩子努力的目標，因為只有達到那一步，才能更自由一些，要不然就只能待在那個如同牢籠般的魏家。

「是魏大她要對付魏九。」杯沿抵在唇上，魏五輕輕地說。

魏七擦拭杯子的手頓了頓。「魏九嗎？」

魏五輕啜一口威士忌，兩人沉默下來。

魏七到魏家時是四歲，魏五則是三歲，三年之後，魏九來了。

魏七和魏五永遠都忘不了第一次見到魏九時的情景。

那年，魏九只有三歲，穿著髒兮兮的白色裙子，被人抱進魏家大門。她有頭淺栗色鬈髮，眼睛如同琥珀般漂亮，皮膚很白，美得就像不小心跌落塵世的天使一般。那之後，他們的身後多了一個小跟班。

可自從魏七十歲離開魏家後就很少見到魏九了。起先還能保持一年見一面，可近幾年，他們幾乎沒有聯絡了。每次見面，魏九都會有所改變，總讓人有種女大十八變的感慨。

魏五倒是一直待在魏家，十歲後他負責跟隨魏家么女魏又雪。作為女孩，家族並未交給魏又雪一些危險的任務，事實上，她的任務只是以後嫁入對魏家有利的家族就可以。所以那時的魏又雪就像童話裡的公主一樣天真，直到她接觸到演藝圈。所以魏五與魏九的感情更好，就像真正的兄妹一樣。

混血兒的魏九，是他們三人中第一個被賜予魏家數字的。

當然，在魏家，數字排序並沒有什麼意義，除了魏大和魏九。

魏大是數字第一人，掌握著絕對的權力，即使是老爺子，也對她有所忌憚。

而魏九，是數字最後，負責整個結尾。

「魏九做了什麼事？」魏七正色問。那個笑起來如同天使般的女孩，一直在他心裡佔據柔軟的一角。

「具體我不清楚，只知道魏大這回離開夜語就是為了小九的事情，」魏五遲疑著問：「笑謙少爺在嗎？」

「你不是想找他幫忙吧？」魏七挑眉。

魏五一副「我又不是活膩了」的樣子。「怎麼可能，我只是擔心笑謙少爺的手下……」

「對噢，笑謙少爺還有個殺手集團呢……」魏七後知後覺的想到。

面對他一副恍然大悟的摸樣，魏五有種被打敗的感覺。「你該不會忘記了吧？」

「你擔心魏大會讓笑謙少爺出手？」魏七直接問，把話題轉回正題來。

魏五聳聳肩，「我估計是，笑謙少爺肯定沒工夫管這個，應該是他負責的殺手集

團吧。」

「事情……不會這麼嚴重吧。」魏七遲疑道。

魏五的眉頭卻沒有鬆開，「你可以找笑謙少爺問一下嗎？」

「可他在中東……」魏七小聲說。

「我不相信你會找不到他，」魏五一口氣將杯裡剩餘的酒飲乾，「總之幫我打聽一下。」說完打算離開。

他剛轉過身，手就被魏七拉住。「怎麼了？」

「並不是幫你……」魏七申明。

魏五嘆了口氣，甩開他的手。「我知道啦，是為魏九。」

魏七緩緩放開他的手。

「畢竟你們分開很久了，小時候……」魏五頓了頓，「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她就像我妹妹一樣，」魏七也嘆了口氣，「你現在跟她有聯絡嗎？」

魏五重新坐回高腳椅上，搖了搖頭。「沒有，我也找不到她，她就像忽然人間蒸發了一樣。」

「我知道了，我會去打聽一下。」魏七承諾道。「放鬆點，還要來一杯嗎？」

「嗯……」魏五點了點頭，「我聽說你調回笑謙少爺身邊了，怎麼樣？」

「呃……我第一天跟他打了個招呼。」魏七支著下巴回憶一個月前的事。

「然後呢？」

「第二天他就跑到中東去了，」魏七直率地回答，「我都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走的。」

魏五皺皺眉，「所以你是因為生氣才跑到這裡？」

魏七愣了愣，手裡的酒杯傾斜到一定的角度，向他潑過去。「對不起，手滑了一下。」

儘管反應迅速，彌爾頓達芙威士忌還是潑在魏五的肩膀上，白色的襯衫立刻染上琥珀色，黏在肌膚上。

「哼，你的性格真是惡劣透了。」魏五冷哼一聲。

魏七依然是溫和的笑容，「真是不好意思。」

魏五拿了紙巾擦了一下肩膀。「借件衣服給我吧。」

魏七撓撓臉一副為難的樣子。「去隔壁的店裡買一件吧。」

「現在凌晨三點鐘，哪有服飾店開門的。」魏五瞪他。

「反正現在是凌晨三點鐘，你這樣出去也沒有人會看見。」罪魁禍首老神在在的說。

魏五似乎在思考可行性，隨即拍桌反對。「我覺得我還是換身衣服比較好。」談判破裂。

第二天的上午十點，魏七被手機鈴聲吵醒，他直覺的循聲摸來手機，根本沒發現那不是他的就按下接聽鍵。

「喂，哪位？」他開口問，眼睛又閉上了。

「小五？嗯？是小五嗎？」對方的聲音柔軟而困惑。

他一下子睜開眼睛，從床上坐了起來，回頭一看，魏五正縮在被子裡——就像小時候一樣，他睡覺時會連人帶被裹成一團。

「魏五，電話！」他一把拉開被子，將手機塞過去。

魏五揉揉眼睛，接過手機後立刻變得精神起來。「小姐？是，嗯……現在在魏七這裡，咦？要馬上去義大利嗎？」

說到這裡，他對魏七做了個嘴形，「小姐要我跟她去義大利。」

「那你就去啊。」魏七理所當然地說。

魏五是跟著小姐的，現在小姐在演藝圈極為活躍，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是極為正常的事。過幾個月就是小姐的婚禮，希望她不會在婚禮當天才搭飛機趕回來……

「那小九的事怎麼辦？」魏五又無聲問他。

魏五讓他找笑謙少爺幫忙，但他自己卻不找小姐幫忙，這不難理解，畢竟小姐之前才因為反抗家族鬧得差點自殺，好不容易雙方都退讓一步，魏家對小姐暫時實行放任的態度，至於婚後的生活，就要靠小姐自己爭取了。只要不影響魏家的利益，小姐想做什麼基本上都是她的自由。

在這種微妙的平衡下，要小姐幫忙是有些為難。

「我來搞定吧。」魏七嘆了口氣。

魏五鬆了口氣。魏七這個人他非常瞭解。雖然在外人看來魏七十分溫柔、容易親近，但事實上，這傢伙的性格十分惡劣，不過他答應的事就一定會辦到。

「那拜託你了。」魏五認真地說，然後馬上對電話那頭的人說：「沒問題，我們可以去看米蘭時裝週，順便訂幾套衣服——當然是禮服，我知道妳喜歡禮服，放心，我會幫妳選的。」

魏七白了他一眼。魏五從前可不是這樣的個性，小時候的他有些自閉傾向。但自從跟了又雪小姐後，他變得十分……嗯，開朗。

魏五一開始煲電話粥就沒完沒了，魏七探過身去拿自己的衣服——被打擾睡眠後就很難入睡，他決定起身刷牙洗臉。

可就在這時候，他聽到「啾啾」聲。

魏七連忙轉過頭。

在門口站著一個英俊的男人，穿著一件黑色襯衫，襯托出模特兒一樣的身材，黑色劉海下是雙墨藍色的眼睛，神情慵懶而愉快。

「看我拍下一張什麼照片。」

站在他旁邊的顧小夕皺皺眉，「你想拿它做什麼？」

男人晃了晃手裡的手機，「昨天他讓你受到驚嚇，今天我要讓他受到驚嚇。」

「你打算怎麼做？」顧小夕不確定地問，雖然他已經猜到情人要做些什麼。

「我猜大哥應該馬上會從中東回來吧。」男人露出一個燦爛的笑容，不過在魏五和魏七還有顧小夕的眼裡，跟惡魔的微笑差不多。

「你開玩笑的吧，笑語少爺？」床上石化的兩人中的一個下意識地說，他的手裡還拿著手機，電話那頭的女孩正滔滔不絕地說著這個月的風衣流行趨勢。

「恰恰相反。」魏笑語眯起眼睛，「我很認真。」

「可我是無辜的！」已經顧不上電話另一頭的人，魏五哀嚎一聲，「我沒有威脅小夕少爺，我只是衣服髒了在這裡借宿。」

「你可以把這句話再說一遍給我大哥聽。」魏笑語愉快地說，然後將手機收到口袋裡。「當然，在他把槍拿出來之前。」

「他不拿槍也可以殺掉我！」魏五慘叫道。

「他不會殺你的。」魏七轉頭對魏五表示。

「除非他沒看到那張照片！」魏五立刻說，然後轉頭用一副可憐兮兮的表情看向魏笑語——雖然他平時很注意形象，那大概是跟著魏又雪的關係——不過這會兒都無所謂了。「我真的是無辜的，笑語少爺，也許你可以只發魏七的那一半照片，我記得您的手機有圖片裁剪功能。」

「我暫時用不上那個功能。」魏笑語摟著顧小夕的肩膀，「而且，如果我將只有魏七的照片發過去的話，倒楣的可能就是我了。」

畢竟魏七現在赤裸著上半身，他的行為大概會被他大哥視為挑釁。

「所以讓照片留在手機裡……不，刪除是最安全的做法。」魏五積極地建議。魏笑語笑得像惡作劇得逞，他的確得逞了。「取悅心上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為他報仇。」

「可你不能拖別人下水……」魏五苦著臉抗議。

顧小夕猶豫了一下說：「我不覺得你大哥從中東回來會是一件愉快的事。」如果那時魏七還在夜語的話，很多人都會受到牽連，也許不會有生命危險，但那種彷彿生命受到威脅的感覺卻會讓人寢食難安。

「我只是嚇嚇他們，」魏笑語低頭在心上人耳邊低語，「魏七也嚇過你。」

「可你嚇到的好像是魏五。」顧小夕同情地看著瀕臨崩潰的魏五，魏七倒是一副無所謂的態度。

「啊……」魏笑語忽然發出一聲低呼。

顧小夕正想著先將那張照片刪除，畢竟那東西就像一顆不定時炸彈一樣，可能帶來毀滅性的威脅，聽到戀人這一喊，他有種不好的預感。

「怎麼了？」

魏笑語不好意思地晃了晃手機。「不小心發出去了。」

房裡一下子安靜下來。

「你……發給誰了？」顧小夕小心翼翼地問，依然抱著最後一線希望，並伸手準備拿走戀人的手機，照片發給誰就讓誰刪除。

魏笑語聳了聳肩，那雙眼睛裡沒有絲毫的歉意。「我大哥。」

這回石化的有三個人了。

「再見。」顧小夕回魂後很乾脆地轉身。

「咦？小夕？親愛的？你要去哪裡？」魏笑語連忙跟上去。

「美國吧，」顧小夕認真地回答，「至少在地球的另一端……我喜歡熱鬧的地方——南極的話就太冷了，當然，如果沒辦法的話，我還是會去的。」

「你開玩笑的吧！」魏笑語的哀嚎聲在走廊上漸漸消失。

魏七轉過頭，魏五的臉現在比紙還要白，蠕著唇問：「那個，你覺得義大利安全嗎？」

第二章

魏七在斟酌的是「倉皇失措」好，還是「屁滾尿流」好——用來形容魏五上飛機的樣子。

顧小夕感到無比欣慰，原來打從心裡害怕魏笑謙的，不只自己一個。

他沒能去成美國，魏笑語信誓旦旦地保證會用生命來保護他——魏笑謙應該不會殺弟弟吧？顧小夕沒什麼把握。

他的想法全寫在臉上。

魏七聳聳肩，覺得這票人有些反應過度。

都已經過了那麼多年，原有的熱情也早該退卻，更何況是在魏家，這樣的感情更加微不足道吧。對於笑謙少爺來說，自己應該已經淪為無所謂的人了。

這樣想著，他轉頭看著緊張兮兮的少年，露出一個安撫的微笑。

顧小夕猶豫一下，拉著他的袖子問：「真的沒有關係嗎？你可以發個訊息解釋一下。」隨後又補充一句，「如果他不方便接電話的話。」

魏笑語則笑笑的為心上人說明情況，「他基本上沒有不方便的時候，他可以一邊執行暗殺任務一邊接電話，真的，我保證。」

「閉嘴！」顧小夕瞪了他一眼。

魏笑語委屈地縮到一邊。

「沒關係，當笑謙少爺回來時，一定是他已經完成任務的時候。」魏七笑了笑，

「中東那邊的事情很麻煩，不會那麼快解決的。」

「你確定嗎？」顧小夕小心翼翼地確認。

「當然，笑謙少爺不會為了這種無聊的事情而趕回來的。」魏笑謙說著將一杯調好的血腥瑪麗放在邵廷之的托盤上。

聽到他這麼形容時，魏笑語嘴角幾不可見地抽動了下。

顧小夕則稍微放下心來，精神高度緊繃讓他有些疲憊。「不管怎麼樣，有危險的話一定要通知我——那個，我先去休息一下。」說著轉身離開酒吧。

魏笑語輕咳一聲，最近他聽到一些傳聞，比方說「老闆最近只顧戀愛，都不管酒吧的生意」或者「最近都沒有看到老闆，生意他還管不管」之類的。這讓他覺得如果就這樣跟著心上人離開好像有些不妥，對自己的聲望有極大的影響。

東張西望五分鐘後，他才用一副若無其事的語調開口，「那個……我去陪他休息一下。」接著湊近魏七說：「反正大哥在中東，你就暫時幫我管理酒吧吧。」

魏七只好點點頭。

魏笑語一邊埋怨「魏大到底幹麼去了」，一邊跟著顧小夕的腳步離開。

魏七嘆了口氣，想起曾經的二少爺——那個眼底只有算計和謀略的男人。愛情真是偉大，硬是將一個惡魔改造成一隻哈巴狗。當然這種想法只能存在腦海中，畢竟二少爺睚眦必報的性格可沒有因為愛情而改變。

他正這樣想時，有個人在他面前的高腳椅坐下。

「請問要喝什麼？」他習慣性地詢問。

「水。」那個人簡短地回答。

在這間酒吧不喝酒的人大概也就這麼一位。

魏七倒了杯冰水滴上少許檸檬汁，插上檸檬片，然後推到對方面前。「好久不見，魏大。」

「也不是很久。」那人微微地偏偏頭。

在她身上看不到身為女性的嫵媚，只讓人感覺到屬於男性的冷漠與俐落。即使在光線曖昧的酒吧裡，她依然戴著墨鏡。

「事情忙完了嗎？」他來這裡是因為魏大有事情要離開一陣子，所以讓他過來代班，這會兒他問這個問題也是理所當然。

魏大聳聳肩，「沒有。」

「噢，那看來我還得待在這裡，」他將擦好的杯子放到頭頂的杯架上，「反正笑謙少爺也不在。」

「他去哪裡了？」魏大手指敲著杯沿，「我有事要找他幫忙，可聯絡不上他。」

「呃……」魏七不確定她是不是為了魏九的事找魏笑謙，所以他委婉地回答，「我也聯絡不上笑謙少爺，他在我調過去的第二天就出任務去了。」

作為世上價碼最高的殺手之一，魏笑謙的生意一向很好。至於他到底賺了多少，恐怕連他自己也不清楚。魏七倒是曾經問過對方有多少私房錢，魏笑謙的回答很乾脆——「很多」。

「說起來，你們還沒和好嗎？」魏大忽然轉移話題。

魏七嚴肅地看著她，在他的認知裡，如果世上有個人不八卦的話，大概就是魏大了。但很可惜，雖然她裝出一副「我只是關心你」的樣子，並用墨鏡做掩飾，也遮蓋不住她正在八卦的事實。

「我們沒有吵過架。」他回答。

魏大看了他一眼，「我對那件事略有耳聞，可你現在畢竟在他身邊工作，你得學會保護自己。」

「妳說的很有道理，」魏七淡淡地附和，將一杯剛調好的長島冰茶遞給服務生，

「我只能祈禱自己現在的身手夠快。」

「那與身手無關，因為對手是笑謙少爺啊，」魏大理所當然地說，然後喝了一口冰水。「你的身手當然不錯，但那得看跟誰比。」

「妳意思是已經找好『魏七』的替換者了？」他淡淡地問，就像洗衣精有補充包一樣，魏家的數字也有候補者。

「我們每個人都有。」魏大輕聲回答，她柔軟的唇抵在杯沿上，呼出的空氣遇上冰塊，變成一層霧氣凝結在玻璃杯壁上。

兩人之間的對話停頓下來。

「啊，對了，」魏七突然道，剛才他想問魏九的事卻被魏大轉移話題，這回他選了個比較安全的話題。「聽說妳讓邵廷之在這裡上班？」

「你應該有聽小夕少爺說過吧，你走了以後店裡的客人少了三成？」魏大的聲音難得帶著一絲笑意。

「有聽說。」魏七點點頭。沒想到忠於自己的客人還挺多的。

「當然魏家也不指望這間酒吧賺錢，但總需要一些普通的客人替『特殊客人』做掩護。」魏大攤攤手，一副無奈的語氣說：「現在有邵廷之在，客人比以前多出一成，挺好的。」

一個服務生比自己幹得好，這讓魏七有些難過，畢竟調酒是門技術，他還挺引以為傲的。

「你還記得魏九嗎？」魏大忽然問。

魏七一怔。

在他以為她不會提這個的時候，她又將話題轉到這裡。

「我……」他想說自己當然記得，不但記得，還把她當做妹妹一樣，但他遲疑了，怕魏大不繼續這個話題。

「也許你不記得了，」魏大晃著手裡的杯子，冰塊撞擊著發出輕微的聲音。「那個女孩挺害羞的，總是跟在老五後面……嗯，我記得你那時候挺不合群的。」

魏七擦拭著杯子的手頓了頓，「我覺得那時候我挺合群的。」

「起先好像是，不過呢，」魏大笑了笑，「自從大家看到你拉著笑謙少爺在走廊上跑來跑去……吶，你得理解無依無靠的孩子對死亡的恐懼。」

魏七輕輕地咳嗽一聲，「我又不知道那是笑謙少爺。」

「可惜你知道得太遲了。」魏大嘆了口氣。

緣分是種很奇妙的東西。

那時候魏七當然還不叫魏七，他原本姓肖，在魏家，他的名字是魏肖——很簡單的名字，不需要費心取名，每個孩子都是如此。

從進入魏家開始，按照年紀開始接受各種訓練。就像一般的學生一樣，他們也會上課，也做作業，只不過剔除用不到的知識，將那些時間用來訓練身手。

八歲生日那天，魏肖生病了，天氣陰沉沉的。出生日期，是院長在他臨走前寫在他手心里的，比起其他不知道生日的孩子，他幸運多了。他記得那時自己緊攥著手，好像那是他唯一能夠抓住的東西。

生日，那不是屬於他的日子，但卻是對他意義非凡的一天。他還不是很有概念，只隱約覺得，生日這一天絕對是與魏家無關的，這樣的想法讓他感覺很刺激。而他生病了，也算是上天眷顧。

於是那天大家都去上課時，肚子餓的他一個人走在走廊上，想去廚房找點心。在摸到一塊蛋糕後，他沿著走廊走回去，卻看到一個孩子抱著膝蓋坐在白色廊柱後。他小心翼翼地縮在那裡，好像希望誰也別注意到他。

魏肖沒有想到這個時間還能遇到其他孩子。

他繞到廊柱後，也就是那個孩子面前，天氣陰陰的，讓穿著白色睡衣的孩子看起來楚楚可憐——他赤著腳，頭髮有些凌亂，睫毛很長，皮膚卻有種病態的蒼白。看到有人站在面前，那孩子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眼，然後快速地挪動身體，試圖移

到廊柱的另一面。

魏肖愣了愣，又繞到廊柱的另一面。

那孩子繼續往廊柱的另一邊挪過去。

魏肖反方向轉到他面前。

顯然沒料到魏肖會反方向轉過來，那孩子一時間沒能做出反應，抬頭呆呆地看著他。

魏肖這才注意到對方有雙漂亮的墨藍色眼睛，眼梢很長，讓他差點以為這是一個女孩子。

當發現對方打算繼續繞著廊柱轉圈時，他將手上的蛋糕遞出去，「呐，今天是我生日，請你吃蛋糕。」

那孩子愣了愣，伸手將蛋糕接過。

他，就是魏笑謙。

「我猜你沒想起來那個叫魏九的女孩子。」魏大的聲音打斷魏七的回憶，他茫然地看著她。

魏大聳聳肩，「算了，反正那是跟你沒關係的事。」

看到她不打算說了，魏七連忙認真地表示，「不，我是在想那個孩子沒錯，而且我已經想起來了。」

「是嗎？」

「是的，」魏七篤定地說：「我知道魏九，是個混血兒對吧？」

「沒錯，就是那個孩子。」魏大點點頭，「那個孩子比我們都小，但卻是第一個進入魏家數字排名的孩子。」

魏七又抓住一些，「啊……的確是那樣。」

所有的人都很努力，但誰也比不上魏九。

魏九在十二歲時就被賜予數字，這很不可思議，連魏家的人都那麼覺得。

「她好像一點都不需要努力，就能獲得老師的青睞和排名。」魏大感慨說道：「我挺羨慕她的。」

「所以妳就公報私仇嗎？」魏七用揶揄的口氣問。

「……是啊。」魏大支著下巴，大方承認，修長的手指沿著杯緣滑動。

魏七愣了愣，隨即苦笑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

魏大抬頭看了他一眼，然後搖搖頭，「其實，我也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那妳為什麼……」

「因為我想弄清楚，」魏大從高腳椅上站起來，「沒有人知道她在做什麼，真的，她……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她沉默了下轉過身，臨走時囑咐一句，「總之，別相信她說的任何話。」

「為什麼？」魏七下意識地問。

魏大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只是擺了擺手。「繼續在這裡幹活吧。」

結果說了半天，他從她的嘴裡什麼都沒有套出來。意識到這個事實，魏七不禁嘆了口氣，要不然魏大的位置怎麼輪得到她坐呢。

他不知道別人是怎麼看魏九的，但在他看來，那是一個寡言少語的女孩。她總是跟在魏五的身後，讓自己看起來盡量不那麼顯眼，而那雙漂亮的眼睛清澈到像一面鏡子，能夠倒映出一切，而鏡子後卻什麼也沒有。

她是那麼漂亮和安靜，就像一尊昂貴的人偶。

某天，經過庭院時，他看到魏九坐在臺階上，淺栗色鬢髮披在肩上，她穿著粉紅蕾絲裙，手邊有一個歐式的三層點心架，上面放著精緻的蛋糕，魏五則在她身後為她綁頭髮。

那情景就好像一幅畫，他當下那樣想著。庭院裡的植物看起來生機勃勃，但魏九的眼睛卻充滿茫然，她就像跌落人間的天使，甚至能讓人產生一股不顧一切保護她的念頭。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但卻深深印在魏七的腦海裡。

魏大說「別相信她說的任何話」，但在他的印象裡，魏九很少說話，大多數時間是在沉默，是在茫然，周圍的事好像都與她無關一樣。

也正因為這樣，在最後考試時，魏九是唯一通過的人。

老實說，那次的考試真的很難，三年一次的測試，連老爺子都覺得有人通過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但事實就是有人辦到了。

最後一項測試是爆破一個地方，並找出權充人質的兔子。

從塵埃中走出來的魏九，淺栗色鬢髮長到腰際，頭上別著一枚很可愛的兔子髮飾——那是魏五早上替她梳頭時選的。她穿著白色的蕾絲紗裙，肩上沾著一些因為爆炸而散落的灰塵，她的手指潔白而柔軟，卻捉著一隻活著的兔子。

這真的很不容易，畢竟那麼大一個地方，兔子只有一隻。爆破稍有差錯就會引起坍塌，所有的一切必須都做得恰到好處。

手上的兔子和她頭上的髮飾倒是很相配，但是沒有人能笑得出來。

因為誰也沒想到有人會合格，更沒想到那個人會是魏九。

那年魏九只有十二歲。不但熟悉各種槍械、刀具和藥品，甚至連身手都是最頂尖的，比起較大的孩子毫不遜色。而她，只在那次的考試中表現出自己的能耐。

其實他和魏五都懷疑之前魏九是故意深藏不露，但當他們看到她第一次展露笑容時，覺得怎樣都無所謂了。

「魏七先生。」旁邊的人忽然拉拉他的袖子。

他一怔，回過神才發現江萊站在他面前。

「小萊？」

江萊歉然的說：「打擾您了嗎？對不起。」

「沒事，」魏七露出一個溫柔的笑容，「怎麼了嗎？」

「嗯……」江萊臉有些紅，「是這樣的，剛才有位客人點了一杯 Black Witch，那是什麼？」

「是黑珍珠。」魏七微笑著解釋，從架上拿出酒杯。「是以深色蘭姆酒為基酒，比例是一又二分一盎司的深色蘭姆酒加杏仁利口酒五分一盎司，再加上二分之一

盎司的鳳梨汁……嗯，這是官方比例。」

說到這裡，他頓了頓，遲疑了下問：「是哪位客人點的？」

江萊不是很確定的回答，「這是服務生遞的單……嗯，我記得應該是角落二十一號桌的客人，好像是位女客人。」

「是嗎？」魏七向那個角落看去——光線昏暗，只能依稀看出一個人形。

「怎麼了，魏七先生？」江萊小聲問。

「沒事，」他笑了笑，「只是……」

「只是？」

他將那杯調好的酒推給江萊，「只是我認識的一個小妹妹挺喜歡這種調酒的。」黑珍珠，Black Witch，原指黑色女巫，帶有壞人之意。他曾經調給魏九喝過，那也是唯一調給她喝過的酒。

「嗯，說起來，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客人點這種調酒，」江萊不好意思地撓撓頭，

「可能我學調酒的時間不夠久吧，說起來魏七先生離開，讓我很不安呢……」

魏七摸摸他的頭，看了看今天在店裡格外忙碌的電影明星，沉默了半晌才說：「把酒給那位客人吧。」

「嗯。」江萊將酒端到自己這邊，剛要交給服務生卻被喊住。

「等一下，還是我送過去吧。」魏七忽然說。

「咦？」江萊還沒反應過來，那杯黑珍珠就被他拿走了。

魏七將酒放到托盤上，慢慢走到那張桌子旁。

那裡只坐著一個客人，身材嬌小應該是位女性。她穿著一件連帽運動衣，帽子戴上，在昏暗的燈光下只能看到她柔軟的唇和尖尖的下巴。

「您的 Black Witch。」魏七故意彎下腰，將酒杯放到桌上——依然看不到女子的容貌。他有些失望地直起身，手卻被那人忽然抓住。長年訓練的反應使他下意識地想將對方撈倒。

「肖哥哥……」

那聲音令他動作遲疑了下。

「小廖？」他低聲問。

女子的手沿著他手腕滑下，以他人注意不到的方式，塞給他一張紙條，然後喝了一口桌上的調酒。

「很好喝。」她的聲音乾淨又愉快，接著從口袋裡摸出錢來放在桌上，轉身離開夜語。

魏七的視線沒再追隨著她，而是看著桌上喝了一口的黑珍珠和酒資。

「咦，那位客人走了？」邵廷之從另一邊過來，有些好奇。

魏七將那杯黑珍珠放到對方的托盤上。「哦，大概是嫌我調得不好喝吧。」說著，將酒資收到口袋裡。

「她剛才給了你什麼？」魏七的聲音忽然在兩人之間響起來。

「喂，老大，妳怎麼跟個鬼一樣？」被嚇了一跳的邵廷之抱怨。

魏七猶豫一下，將手裡的那張紙條遞給她，「妳知道魏九會來找我？」

「我猜的，」魏大勾唇一笑，黑色的墨鏡讓她即使笑起來也顯得冰冷。「雖然小時候你跟魏九走得不近，不過我記得那是你遇到笑謙少爺之後的事，之前你們感情好像挺好的。」

「妳不覺得她會去找魏五嗎？」魏七看著她將那張紙放進上衣口袋——那是張看似普通的撲克牌。

「小五嗎？」魏大聳聳肩，「恐怕演藝圈幫不上她的忙，倒是你，」她嘴角露出一抹嘲諷的笑容，「看起來你是不願意幫我聯絡笑謙少爺了。」

「我聯絡不上他，」魏七皺了皺眉，「恐怕要令妳失望了。」

「唔，還好我從來沒有希望過。」魏大笑了笑，轉身拍拍邵廷之的肩膀，「好好幹活，別讓我看到你在偷懶。」

「我沒有！」感到被侮辱的電影明星下意識地反駁。

魏七端了托盤剛想轉身離開，邵廷之連忙湊上來問：「你們剛才在說什麼？」

「你不是聽到了嗎？」魏七露出招牌微笑，「好好幹活。」

「我有在幹活！」男人憤怒地反駁。當然，在他當明星那時可不常這樣被人訓斥。

Crescent